

朱子年

譜

附考異
錄

二



朱子年譜

考異
附錄

三



朱子年譜

附考異
錄

四



朱子年譜
附考異錄

五



朱子年譜
附考異

六



朱子年譜

二

朱子年譜

附錄

二

王懋竑纂訂

中華書局

朱子年譜

附考異
錄

三

王懋竑纂訂

中華書局

朱子年譜

附考異
錄

四

王懋竑纂訂

中華書局

朱子年譜

附錄
考異

五

上懋竑纂訂

中華書局

朱子年譜

考異
附錄

六

王懋竑纂訂

中華書局

叢書集成初編

朱子年譜 考異附錄 六冊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

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

一九八五年北京新一版

開本：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三十二分之一
統一書號：一七〇一八·一五一

朱子年譜卷之二上

淳熙二年乙未。四十六歲。夏四月。東萊呂公伯恭來訪。近思錄成。

〔文集〕書近思錄後云。淳熙乙未之夏。東萊呂伯恭來自東陽。過余寒泉精舍。留止旬日。相與讀周子程子張子之書。歎其廣大閎博。若無津涯。而懼夫初學者不知所入也。因共掇取其關於大體。而切於日用者。以爲此編。總六百二十二條。分十四卷。蓋凡學者所以求端用力處。已治人之要。與夫辨異端。觀聖賢之大略。皆粗見其梗概。以爲窮鄉晚進有志於學。而無明師良友。以先後之者。誠得此而玩心焉。亦足以得其門而入矣。如此。然後求諸四君子之全書。沈潛反復。優柔厭飫。以致其博而反諸約焉。則其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庶乎其有以盡得之。若憚煩勞。安簡便。以爲取足於此而可。則非今日所以纂集此書之意也。五月五日。〔東萊呂公跋〕近思錄既成。或疑首卷陰陽變化性命之說。大抵非始學者之事。祖謙竊嘗與聞次輯之意。後出晚進。於義理之本原。雖未容驟語。苟茫然不識其梗概。則亦何所底止。列之篇端。特使之知其名義。有所嚮望而已。至於餘卷所載講學之方。日用躬行之實。具有科級。循是而進。自卑升高。自近及遠。庶幾不失纂集之旨。若乃厭卑近而驚高遠。躐等陵節。流於空虛。茫無所依據。則豈所謂近思者耶。覽者宜詳之。〔文集〕答呂伯恭書云。近思錄近令抄作冊子。亦自可觀。但向時嫌其太高。去卻數段。如太極及明道論性之類。今看得似不可無。如以顏子論爲首章。卻非專論道體。自合

入第二卷

作第二

又事親居家事直在第九卷亦似太緩今欲別作一卷令在出處之前乃得其序

中添卻數段

草卷附呈

不知於尊意如何第五倫事閭閻中亦不載不記曾講及否不知去取之意云

何因來告諭及也此書若欲行之須更得老兄數字附於目錄之後爲佳千萬勿吝也

乙未八月

又答呂

伯恭書云近思數段已補入逐篇之末今已上呈恐有未安卻望見教所欲移入第六卷者可否亦望

早垂喻心

丙申

答張敬夫書云近思舉業三段及橫渠語一段并錄呈幸付彼中舊官屬正之或更得

數字說破增添之意尤佳

丁酉

答呂伯恭書云欽夫寄得所刻近思錄來欲添入說舉業數段已寫付

之不知渠已去彼能了此書否耳

戊戌

〔語錄〕修身大法小學備矣義理精微近思錄詳之

李閔

錄好看四子六經之階梯近思錄四子之階梯

陳淳

近思錄逐篇綱目一道體二爲學大要三格物窮

理四存養五改過遷善克己復禮六齊家之道七出處進退辭受之義八治國平天下之道九制度十

君子處事之方十一教學之道十二改過及人心疵病十三異端之害十四聖賢氣象

龜振

聖賢說得

語言平如中庸大學論語孟子皆平易近思錄是近來人說話便較切又曰且熟看大學了即讀語孟

近思錄又難看

孫賀

近思錄首卷難看某所以與伯恭商量教他做數語以載於後正謂此也若只讀

此則道理孤單如頓兵堅城之下卻不如語孟只是平鋪說去可以遊心

楊道夫

看近思錄若於第一卷

未曉得且從第二卷第三卷看起久久後看第一卷則漸曉得

王過

偕東萊呂公至鵝湖復齋陸子壽象山陸子靜來會

〔年譜〕東萊歸先生送之至信州鵝湖寺。江西陸九齡子壽、九淵子靜及清江劉清之子澄皆來會。相與講其所聞。而子壽子靜自執所見不合而罷。其後子壽頗悔其非。而子靜終身守其說不變。〔附象山年譜〕淳熙二年乙未。呂伯恭約先生與季兄復齋會。朱元晦諸公於信之鵝湖寺。復齋詩云云。元晦歸三年。乃和此詩。朱亨道云。鵝湖講道。誠當今盛事。伯恭蓋慮朱與陸猶有異同。欲令歸於一。而定其所適從。伯恭蓋有志於此。語自得則未也。臨川趙守景明邀劉子澄趙景昭。景昭在臨安與先生相款。亦有意於學。又曰。鵝湖之會。論及教人。元晦之意欲令人泛觀博覽。而後歸之約。二陸之意欲先發明人之本心。而後使之博覽。朱以陸之教人爲太簡。陸以朱之教人爲支離。此頗不合。先生更欲與元晦辨。以爲堯舜之前何書可讀。復齋止之。趙劉諸公拱聽而已。〔象山語錄〕呂伯恭爲鵝湖之集。先兄復齋謂某曰。伯恭約元晦爲此集。正爲學術異同。某兄弟先自不同。何以望鵝湖之同。先兄遂與某議論致辨。又令某自說至晚罷。先兄云。子靜之說是。次早某請先兄說。先兄云。某無說。夜來思之。子靜之說極是。方得一詩云。孩提知愛長知欽。古聖相傳只此心。大抵有基方築室。未開無址忽成岑。留情傳註翻榛蕪。著意精微轉陸沈。珍重友朋勤琢切。須知至樂在於今。某云。詩甚佳。但第二句微有未安。先兄云。說得恁地。又道未安。更要如何。某云。不妨一面起行。某沿途卻和此詩。及至鵝湖。伯恭首問先兄別後新功。先兄舉詩才四句。元晦顧伯恭曰。子壽早已上子靜船了也。舉詩罷。遂致辨於先兄。某云。某途中和得家兄此詩。墟墓興衰宗廟歛。斯人千古不磨心。涓流積至滄溟水。卷石崇成泰華岑。易簡工

夫終久大支離事業竟浮沈。舉詩至此。元晦失色。至末二句云。欲知自下升高處。眞僞先須辨自今。元晦大不懌。於是各休息。翌日二公商量數十折議論來。莫不悉破其說。繼曰。凡致辨。其說隨屈。伯恭甚有虛心相聽之意。竟爲元晦所尼。〔文集〕答呂伯恭書云。陸子壽聞其名甚久。恨未識之。子澄云。其議論頗宗無垢。未知今竟如何也。〔癸巳〕答呂子約書云。陸子靜之賢。聞之蓋久。然似聞有脫略文字直趨本根之意。不知其與中庸學問思辨然後篤行之旨。又如何耳。〔甲午〕又答呂子約書云。近聞陸子靜言論風旨之一二。全是禪學。但變其名號耳。競相祖習。恐誤後生。恨不識之。不得深扣其說。因獻所疑也。然想其說方行。亦未必肯聽此老生常談。徒竊憂歎而已。〔甲午〕〔東萊集〕與朱元晦書云。撫州士人陸九齡子壽。篤實孝友。兄弟皆有立。舊所學稍偏。近過此相聚累日。亦甚有問道四方之意。〔癸巳〕〔文集〕答張敬夫書云。子壽兄弟氣象甚好。其病卻是盡廢講學。而專務踐履。卻於踐履之中。要人提撕省察。悟得本心。此爲病之大者。要其操持謹實。表裏不二。實有以過人者。惜乎其自信太過。規模窄狹。不復取人之善。將流於異學而不自知耳。〔乙未〕答王子合書云。前月末送伯恭至鵝湖。陸子壽兄弟來會。講論之間。深覺有益。此月八日。方分手而歸也。〔乙未〕〔東萊集〕答邢邦用書云。祖謙自春末爲建寧之行。與朱元晦相聚四十餘日。復同出至鵝湖。二陸及子澄諸兄皆集。甚有講論之益。前書所論甚常。近已嘗爲子靜詳言之。講貫誦釋。乃百代爲學通法。學者緣此支離泛濫。自是人病。非是法病。見此而欲盡廢之。正是因噎廢食。然學者苟徒能言其非。而未能反己就實。泛泛汨汨。無所底止。是又適所以堅彼

之自信也。乙未〔南軒集〕答朱元晦書云：陸子壽兄弟何如？肯相聽否？乙未又答書云：臨川其說方熾，此尤可慮。乙未

秋七月，雲谷晦庵成。

〔文集〕雲谷記。

三年丙申，四十七歲，春三月，如婺源。

〔年譜〕蔡元定從，既至，邑宰張漢率諸生，請講書於學，辭。復請撰藏書閣記，許之。而以程氏遺書、外書、文集、經說、司馬氏書儀、高氏送終禮、呂氏鄉儀、鄉約等書，留學中。鄉人子弟，日執經請問，隨其資稟，誨誘不倦。又作茶院朱氏譜序。至六月初旬，乃歸。洪本嘗與滕璘遊，見山水幽靜，曰：儼余疇昔夢中所見也。問其地，對曰：名緋塘，璘業也。先塚在此，曰：故與子有神交者在。因命作亭於其上，書草堂二字與之。李本〔文集〕答呂伯恭書云：汪丈遽至於此，想同此傷歎。旦夕歸婺源，當便道往哭之也。又答呂伯恭書云：昨承遠訪，數日開聲良多，熹十二日達婺源，更一兩日，遍走山間墳墓，歸亦不能久留也。

復遠祖墓。

先生展墓，以遠祖制置府君兆域，歲久弗修，爲他人所有。乃言於有司，而復其舊，伐石崇土，加修葺焉。〔文集〕祭汪尚書文。祭告遠祖墓文。

〔文集〕答呂伯恭書云：道間與季通講論，因悟向來涵養工夫全少，而講說又多強探，必取尋流逐末。